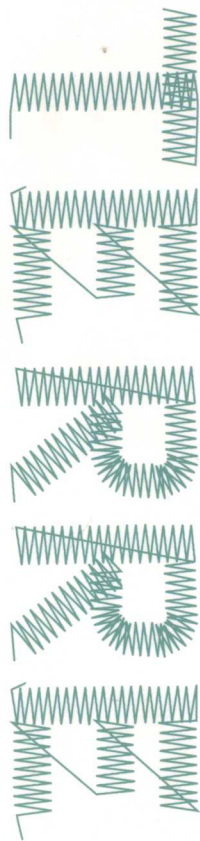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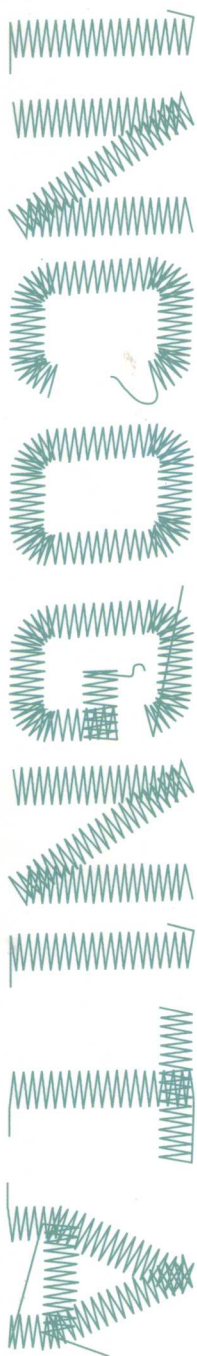


无酒精

旅行

赋格



无酒精  
旅行

赋格

TERRE  
INCOGNITA

江西出版集团

 江西教育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无酒精旅行/赋格著. —南昌: 江西教育出版社, 2007. 10

ISBN 978 -7 -5392 -4766 -3

I. 无... II. 赋... III. 游记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97950 号

书 名: 无酒精旅行

著 者: 赋 格

出 品 人: 傅伟中

责任编辑: 冷新吾 熊 侃

特约编辑: 程忆南 王晓梵 高进宁

装帧设计: 朱 镔

设计制作: 王 楠

出 版: 江西教育出版社

社址 南昌市抚河北路 61 号

邮政编码 330008

发 行: 广东联合图书有限公司

印 刷: 北京佳信达艺术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: 32 开 (889mm × 1194mm)

7.25 印张 79 千字

定 价: 26.00 元

# 目 录

- 夜航车  
001
- 如果在高棉，一个游客  
027
- 万米高空擒敌记  
033
- 东出阳关无啤酒  
037
- 偶像的黄昏  
042
- 带一部手机去缅甸  
046
- 慢船下蒲甘  
055
- 给我N座城  
067
- 北纬十七度  
071
- 十年一觉古都梦  
087
- 罗马有座阿房宫  
093
- 城中城，国中国  
108
- 长安伽蓝记  
113
- 一边是海水一边是烟火  
115
- 穿行泰南是非地  
118

跳岛记	121
水城散墨	129
亚马逊春祭	143
触摸不到的城市	148
记忆总是被不断折叠的	155
莫斯科流水	159
圣尼古拉	162
重返君士坦丁堡	164
男爵的太阳城	187
俾路支	190
信德	201
拉合尔	214

# 夜 航 车

## I 从敦煌到格拉纳达

我被列车的静默惊醒了。仰面只见清凉的月光，寂寂的洒在窗边。是了，这儿就是安达卢西亚的那个小站，地图上不起眼的一点，列车将在这里停留整整一小时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猛地听见有人在夜空里一声声吆喝：“格拉纳达！格拉纳达！……”伴随着杂沓的脚步声，由远而近，再由近而远。

对面铺位的小伙子翻转身子，仍旧沉沉睡去。格拉纳达的召唤像一阵风，吹开了阿尔罕布拉故宫的城门，吹皱了宫墙内的一池春水，那些镌刻着阿拉伯回纹图案的屋檐和柱廊，弯折了，卷曲了，明净地在水里沉浮荡漾。

待我定神谛听，这声唤起神奇幻觉的“格拉纳达”已悄然隐遁，重门紧闭，水波不兴，四周复归平静。

从马德里南下安达卢西亚的夜车，在这个三岔路口一分为二，各奔东西，大半截列车去塞维利亚，小半截去格拉纳达。我的目的地是格拉纳达，却因不明底细，上错了车厢。刚刚落座，就见一哥们捐着个硕大无比的背包在乘客中左冲右突，逢

人就问：“格拉纳达？格拉纳达？”人们皆以“塞维利亚”答复。我知道坐错了地方，便连忙拎了行李跟小伙子走，穿过一节又一节“塞维利亚”，去到列车另一端的“格拉纳达”。

看得出他是个走远路的。他说格拉纳达是起点。我问终点是哪里，他唰地打开背包，囊中探宝似地掏出一本又一本《孤独行星》旅游手册，在座席上一字排开：摩洛哥，埃及，土耳其，伊朗，巴基斯坦，喀喇昆仑公路……中国！

我好奇地翻开《中国》，敦煌壁画跃于纸上。轻轻阖上《中国》，仿佛听见驼铃声声——西出阳关，越喀喇昆仑，涉印度河，过波斯高原，在小亚细亚半岛的尽头遥望波斯普鲁斯海峡对岸的君士坦丁堡，沿腓尼基人开辟的航道南下地中海抵达亚历山大港，贴撒哈拉沙漠北缘西行，直到孤独行星的海角天涯。

在这些包罗了万水千山的书本旁边还有一个空白日记本。小伙子说，首站是有着许多阿拉伯色彩的格拉纳达，他要在那里感受东方，然后南渡直布罗陀海峡去看真正的东方，一路东去，走过一个国家就扔掉一本《孤独行星》，行装越来越少，日记本上的字迹越来越多，待到走完中国，就只剩下自己写的“书”了。

一声哨音划破宁静，接着又是一声。车厢过道上再次传来吆喝：“格拉纳达！……”想必是列车解体之前的最后通牒了。轮轨的律动声随即响起，很快变成单调而平稳的催眠曲。声音的海绵吸干了听觉以外的感觉，却释放出无数回忆的碎片：那些梦过中原的，夜行戈壁的，那些时间和空间的，孤独和温情的碎片。它们逐渐堵塞了思想的通道，使我不知秦汉魏晋，缓缓堕入睡眠的河流。

一束手电光投向冰冷而旷大的洞壁，光晕里模模糊糊现出彩色的飞天散花图。亮光在画上游移，目光追随着衣袂飘飘的天神。我恍若身在画中，但又置身画外。依稀记得，莫高窟背后的山谷里静立着一座烽火台，我在烽燧脚下拾到一块引发我无数遐想的青瓷碎片。转身离去的时候，有人拍了我一下说：“嘉峪关到了。”我醒来时手心里还攥着瓷片，车窗外是横亘天际的祁连山，山头积着冰雪。我揉揉眼睛，松开手，那瓷片已不知去向。小伙子手指窗外笑吟吟地说：“格拉纳达快到了。”远远地，我望见安达卢西亚山脉的白雪。

## 2 饮雪记

那年冬天，稚气未脱的同窗们忽然变得十分忧国忧民，放



了寒假都不想回家，似乎守住学校这块阵地也是一种行动。有人干脆在宿舍厕所门外贴出春联，摆出要在那儿过年的架式：

一号文件指方向

四项原则是北斗

横批：形势大大的好

眼看年关迫近，人们渐渐有些坐立不安，就纷纷地去买了回家的车票，我也一样。可是回家并不是件容易的事，因为人人要回家，而人太多了。男女老少，高的矮的胖的瘦的，连同行李，大的小的长的扁的，互相推搡，碰撞，摩擦，挤压，所有的抱怨争执叫骂哭喊都汇成简短的一句话：我——要——回——家！要使愤怒青年认识国情，铁路线是最好的课堂。

待到车厢里终于安静下来，列车已经靠近长江，在荒凉的北站停了一停，慢吞吞滑向渡口。一会儿又停了，准备拆散后分段送上渡轮。下边有一两个工作人员来回忙着指挥，但在车上什么也听不见。因为拆车，电也断了，车厢里暗哑一片。铁轨旁是农家住宅，肃立在暮色中。雨点落了下来，滴在水塘里，唰唰唰地。

天色更暗了。汽笛一声，缓缓离岸。长江浊浪翻滚，却也是无声无息。渡到南岸，又静在轨道上等。窗外路灯亮了，刺眼的橙黄色。雨点蹦落到灯下，变得晶亮而且轻盈，渐渐地竟化作雪花，落地后眨眼工夫就不见踪影。灯光抚照着雪花，雪花簇拥着灯光，灯光便柔和了许多。前仆后继的雪，先是积起薄薄一层，慢慢的统占了大地。

某个瞬间，车厢内的顶灯全亮了，窗玻璃上反映出因严重超载而过分拥挤的车厢内部。坐着的站着的人们，都在呆呆地望着窗外飘坠的白雪。

车到南站。站台上厚积着雪，空无一人。大约因为这场雪的降落太出人意料，连车站职工都不愿挨冻，躲起来了。

——突然，巨大的喧闹声把宁静撕了个粉碎！潮水般的人，人，还是人，以及大包小包，不要命地从检票口涌出来，涌出来，攻占这辆负荷过重的列车。酷寒迫使人们裹上厚重的棉衣，再扛着沉重的行李，更显得笨重，这人流竟像无穷无尽的一样，只见涌出来，涌出来！

“南站怎能放进那么多人？”“车子早就超员，这下怎么得了？”“一定有人挤不上。”“真倒楣。”车厢里众口惊呼。有座位者在表示同情之余不免暗自庆幸，无座的却因更多的人要与

他们争抢本来已经紧迫的空间而愈加忧心。

人流稀落了，终于没有了。站台雪地上，一阵旋风过后，回复平静，留下无数散乱脚印；车厢内却开始了自车门向里面辐射的骚动，照例是推搡碰撞摩擦挤压，夹杂着抱怨争执叫骂哭喊。

骚动尚未平静，检票口又忽喇喇冲出一群学生模样的年轻人，向列车奔来。他们失望地从车头寻到车尾，又折回头，料定挤不上来，茫然望着车上的我们，我们也望着他们。汽笛响了，这些年轻的面孔往后退去，仍朝我们望着。

坐着的男人们开始一支接一支抽烟，站着的人们时而俯看坐着的幸运者，更多时候是靠在墙边、座位旁，睁着目光空洞的眼睛若有所思。车厢尽头的板壁上倚着一对青年男女，顶灯把他们的身影和表情勾勒得格外生动，整个车厢里只有他俩是兴奋的，似乎全无站立之苦，热烈而无所顾忌地交谈着，不时相视微笑。

外边冰天雪地，车里却暖意逼人。高浓度的烟味和人体气息混合成温热的刺鼻味道，令人中毒似的昏昏欲睡。坐着的人们睡了又醒，醒了又睡。站着的人们也纷纷在打瞌睡，几乎站立不稳；也有的忍着不睡，睁着倦眼发怔。

醒了又睡，睡了又醒。醒来只觉口干舌燥。蒙眬中见有人端着茶杯费力地挤向车门——“水！……”混沌的脑中浮起一个概念。那人身后很快排起一条通向门口的求水队伍，我也跻身其中。

不一会儿，列车靠站。我随众人跳下车去，顿觉雪气浸骨，寒冽而清新。可是哪有什么热水呢，只见人们扑向铁道旁边，捧起晶莹洁白的雪就往茶杯里塞！

采雪归来，拥挤的车厢里空气明显活跃了许多。我们几个把雪块分送给人们，一会儿就分得精光。大伙儿笑呵呵地掰开雪块往嘴里送去，疲惫的脸上露出甘之如饴的满足。

### 3 两个人的车站

老妇聊发少年狂。她左手拄着拐杖，右手扶着栏杆，快步冲上月台。她兴奋地说好像回到了小时候，在家乡火车站的轨道和地道间跟伙伴们捉迷藏，有一回躲到了停泊着的空车厢里，不料它突然开动了。

地面上轰隆轰隆经过一列火车，地道的顶壁颤动着，回音从一头蹿到另一头。我两手双肩满载着老女人的行李，在列车的轰鸣声里钻出地道。她默然靠在地道阶梯口，燃起一枝烟，

目送远去的火车。

站台像极了舞台，聚光灯下亮处太亮，暗处太暗。老女人背对灯光，像是离了舞台到幕后休息的演员，手指间烟火明灭。

去维也纳的夜车是我每夜的归宿。为了在车上度夜而不出国境，我必须每晚及时赶到奥国西端的小站，等候这趟横穿弹丸小国的班车——只有它能够勉强涵盖从深夜到黎明的通宵。在这样逼仄的时空中睡眠绝不可能踏实，仿佛伸展四肢就会触着边境，但我别无选择。

谁知连日来脑子失灵，屡次因计算失误而错过班车，最可怕的错误莫过于某次没能赶上过夜的列车，被迫滞留车站，瑟缩在泊站待命的车厢里苦捱长夜。七月的阿尔卑斯山区冷得像冬天，我把背包翻了个底朝天，几乎穿上了所有衣服，怎一个冷字了得。

这天夜里，早早赶到车站，列车却迟到了，竟要晚点五十分钟。我在候车室里左等右等，车次预告牌上的列车来的来，去的去，只剩下这班通宵车仍然没有着落。午夜敲过，巡逻警察把看上去不像旅客的闲杂人等都请了出去，我才发现候车室里只剩下我和一个老女人。我的目光刚刚触及她，她就没话找

话地问我几点钟了。显然她是一人旅行，身边的大小箱包倒有好几个。我们同路。

老女人自称美国人，可她的英语带有浓重的德语口音。我不禁好奇地追问她的祖国究竟是哪儿。沉默数秒，她懒懒地回答：波兰。接着又纠正说，东普鲁士——一个早已从欧洲地图上消失了的地名。我说，哦，故地重游？她摇头淡淡地说波兰已没有亲人，回去没有什么意思了，来欧洲只是游览购物，逛得差不多了就回家——美国。

她继而唠唠叨叨地抱怨欧洲的旅行社服务质量太差，给她订了一张糟糕透顶的车票。说着，从手袋里找出票子让我看：米兰到维也纳的夜班车，中途在这个阿尔卑斯山下的小站转车，空等一个多小时，再加上晚点将近一小时，确实糟。候车室里闷得慌，不如去外面走走。于是我跟着她在地面、地道之间上上下下，进进出出，探遍了整个车站，不见第三个人。

我们有一搭没一搭说了些话，忽然车站里热闹起来，从地道口陆续冒出些人，散布在站台边沿朝铁轨尽头翘首张望。不一会儿，瑞士方向过来的末班列车进站，这儿那儿立刻出现了一对对情侣拥吻的亲热场面。

夜归的人们同他们的亲友很快消失在地道口。站台篷顶上

滴滴答答作响——阿尔卑斯山落雨了。老女人打了个哈欠，问我天亮时能不能到维也纳。我说应该可以吧，即使晚点一个钟头。她说到了维也纳就去机场回美国，一刻也不想多待。“你知道吗，”她的笑意里浸透了倦意，“我现在最想念的就是我家的枕头。”我们懒得再说话，各自在睡意的围困中怀念故乡或他乡的枕头。

列车到站的时候，我拎着老女人的箱子把她送上头等车厢，她以德语口音的英语道谢、道别，我转身去我的二等车厢。车里几乎是空的，听不见外面的雨，却听见暖气管里的滴答声响，酷似雨声。车窗外，空空的站台像没有演员的舞台，斜斜的篷顶又似风雨亭檐，雨点在上面连成了线。一切车站都是亭，长亭更短亭。

#### 4 出塞记

说走就走。囫囵吞下一二打初唐边塞诗之后，跳上了西行的火车。

在夜色的掩护下，上来几个兜售烧鸡的小贩，有男有女，在车厢里来回穿梭，鬼鬼祟祟地压低嗓门儿叫卖。销路似乎不怎么好，价钱叫得越来越低。几个回合之后，小贩们约好了似

的一齐散去，只有一个扎着头巾的年轻女贩还在坚持活动。她刚刚卖掉一只烧鸡，不料乘务员室的小门突然打开，乘务员蹿出门来，从背后拽住女贩的手，缴下烧鸡篮子提进门去。她脸上红一块白一块地，嘴里咕哝着跟了他进去。小门砰地关上。

颠簸声中，不知过去多少时辰。乘务员室再次开门时，那女贩披头散发，表情复杂地趑出来，她的头巾盖在了烧鸡篮子上面。走了两步，又开始低声叫卖，销路还是不见改善，而乘务员室再也没有动静。

地势在增高，列车有气无力地转过一弯山坳，缓缓停在不挨村后不着店的野地里。土坡后面闪出几丛灯火，窸窸窣窣地走近列车，原来是一群山里的姑娘，她们一手提着马灯，一手举着塑料袋装的熟鸡蛋向车上旅客叫卖。陇西女子的重唱在苍茫夜色里听来别有风味，惹得睡眼惺忪的乘客们纷纷拉开车窗，探身出去和她们饶有兴味地讲价、调笑。

对座的回族老汉一手递下钞票，另一只手去接女孩手中的鸡蛋，却怎么也够不着。只见那女孩耸身一跳，一把扯走老汉的钱，不给蛋就跑——如此买卖！同样地，其他乘客也上了卖蛋女孩们的当。车上对车下的叫骂声取代了车下对车上的叫卖声，有的旅客甚至气愤地抄起空酒瓶向那帮姑娘砸去。



列车无声地开动了。卖蛋女孩全都立在土坡高处，马灯映出她们小巧的身影。她们像接受阅兵似地站成一排，爽朗地笑着。加速的当儿，几个姑娘拾起土坷垃往列车砸来，车厢壁上一声声闷响。

翻过乌鞘岭，即是河西走廊。车轮下的土地，就是边塞诗里那刀光剑影、羌笛怨柳的传奇之所在么？沉沉黑夜和隆隆车声表示无可奉告。每当列车悄悄到站之时，我必定从半睡眠中醒来，辨认站台上的标牌：武威，张掖，这些陌生而熟悉的地名，经我翻译之后变成了古诗里的凉州、甘州，变成了旅枕清梦里的秦时明月汉时关。

沉浮于梦里的明月终于化作坠落在窗外的夕阳。茫茫砂碛之中，远处的烽燧近处的坟丘尽被泼染成血红淋漓的荒迹，而西行列车正头抵落日迎面冲刺。似乎因为用力过猛，铁路突然拐弯，左右曲折，那血红色的火柱忽进忽退，横扫斜喷，令人目眩神飞。然而满车疲倦的行路人只是视若无睹或沉沉瞌睡着。过不多久，这强悍又孤独的大漠落日就黯淡下去了。

夜半时分，从迷糊中醒来，不知为何种意念所驱使，我想打开窗户。谁知一开窗，一股狂风猛扑进来，把桌上所有杂物包括酒瓶罐头一古脑儿扫落在地，顿时惊动了四周的人们。我